

德川家康

霸王之家



[日]

司马辽太郎

冯千沈亚平译

著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德

川

霸王之家

家

康

[日] 司马辽太郎

著

冯千 沈亚平 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HAOU NO IE

Copyright©1973 by Ryotaro SHIB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3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贸核渝字(2008)第5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家康：霸王之家/[日]司马辽太郎著；冯千，沈亚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29-00334-0

I. 德… II. ①司…②冯…③沈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9299号

德川家康：霸王之家

DE CHUAN JIA KANG: BAWANG ZHI JIA

[日]司马辽太郎 著

冯千 沈亚平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陈丽

特约编辑：黄卫平 孙丽莉

封面设计：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4 字数：360千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三河性格 / 1

在尾张人看来，隔壁的三河一大半都是山地，发展滞后，他们嘲笑道：“三河的猿猴比人多。”但是，三河人性格质朴、吃苦耐劳、重义轻利的美德，绝非耍小聪明的尾张人所能比拟。

前往三方原 / 18

“敌人踏着我国郊野一路前行，我等却一箭不放，躲在城内，此举绝非男儿所为。”一向做事小心谨慎的男子，面无血色地吐出这番话语，他的家康也始料未及。家康身上冷静的筹划能力，被同样隐藏在他内心的某种疯狂所打败，尽管这种情形极其罕见。

落荒而走 / 38

信玄部署的阵式名为“鱼鳞”。鱼鳞阵犹如鱼鳞般层层密布，滴水不漏。与此相对，家康摆出了“鹤翼”阵形，犹如白鹤亮翅，呈一字展开。他们试图用轻薄如绢的两翼接住山上滚下的岩石，不曾想在接住滚石并将其包围之前早已被撕得粉碎。

姻族之争 / 56

尾张的织田家一向以奢侈著称，此次德姬公主出嫁，则带来百万石土地作为陪嫁。筑山夫人的故土与娘家皆已衰败，陪嫁的土地已无从谈起。家康见状理应赏赐些给她，可家康这人对待妻妾极端吝啬。即使步入晚年，作为“大御所”在骏府养老时，众妾也是多半靠替人传话收取的贿赂或放高利贷给大名来凑齐养老钱。

远州二股城之事 / 74

作为家康十七岁那年所生的长子，信康十分讨家康喜欢，所以信康之

死也成为家康终生痛切的记忆。家康年近花甲时，领军参加关原之战，开战的前一日，家康下令部队在雨中前行。

“到这把年纪了还得忍受战争之苦，如果信康在世，则无须老夫亲自出马。”家康回想起二十年前痛失的儿子，泣不成声。

甲州崩溃 / 91

无论守将如何要求，身为大将者都该将生死置之度外，前去救助部下，这样才能深得人心。而胜赖天生缺少大将风度。自尊心才是他行动的动力。当然，胜赖也顾虑过世人对他放弃救援高天神城做法的评价，不过他的顾虑与众不同：“世人一定认为我胜赖的威力不如先前。”

凯风百里 / 110

横渡大井川时，家康的表现无可挑剔。信长是由轿夫抬着过的河，信长的家臣们也由壮工背着渡河，甚至中下等兵士也安排有德川家的人力车负责运送。不仅如此，家康担心信长及其家臣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动用了数千德川武士在河流的上游筑起人墙，以减缓水的流速。

虎口逃生 / 128

家康终生不忘“穿越伊贺”的经历，他时常提起当时的艰辛：日夜穿梭在没有道路的崇山峻岭之间，好不容易到达了伊势海滨，前前后后整整四天四夜，他几乎没有合眼。在他的这次冒险旅途中，身边的人个个有独门绝活，得益于此，他才能保全性命。

吞灭甲信 / 148

从鸣海返回的途中，酒井忠次曾好几次暗示家康：

“有一件事很奇怪，竟然有两地被弃于一旁，无人过问。”

家康觉得好笑，心想：“酒井还自称智者。”

“两地指的是何处？”家康并未反问忠次。其实他先于忠次，早从京都返回三河的途中便打起甲、信两国的主意，并且已经展开计划。

初花 / 167

家康一味地心急如焚，只考虑到到底是跟随秀吉还是继续与其断绝来往，这二选一的难题甚至令他急得往墙上撞，却单单忽略了世间最重要的礼仪二字。礼仪原本无益也无害，可在如今难以作出决定之时，礼仪

也不失为一种举动。眼下，不如先给秀吉道贺。

一介俗人 / 182

三法师坐在上席，只不过是抱着，而抱着他的正是羽柴秀吉。诸将依次向上跪拜行礼，这光景表面上看起来着实可笑，实际上却意味深长。诸将叩拜的究竟是三法师，还是抱着三法师的秀吉呢？

指向清洲 / 197

信雄杀死与秀吉勾结的三个家老，表面上激怒了秀吉，但实际上着实让秀吉高兴了一番。一切皆在预料之中。秀吉编写的剧本，演员信雄以百分之百的精准度演绎了出来。

“一百万石，只剩下一个空壳了。”秀吉自言自语道。

第一战 / 215

三河将领熟谙兵书，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奥平信昌一过河，就把佩有火枪的数名骑兵叫到他身边，报出要去毙的敌军将领的名字，命令他们说：“那个人，给他一枪。”这群神枪手得令后，立刻策马前进，到达最近的距离后，立即一齐下马开枪。

尾击 / 233

秀吉骑马跑上了先前忠兴立书信的那个松林小土包上，下了马，掀起战服，朝着家康的营地大声叫唤：“对面的大将，快来舔我的屁股。”

然而这个小土丘，就在家康火枪队的射程之内。

家康听到秀吉的叫嚣，立即命令士兵：“那个头戴唐头，身穿孔雀翎外褂的就是秀吉，快开枪射击，别让他跑掉了。”

安藤直次 / 250

在随后检查首级时，家康身边的内藤正成问：“我听说池田纪伊守手拿‘赤熊’令旗指挥战斗，为什么没看到他的令旗呢？”内藤正成怀疑这个首级的主人是否真的是池田纪伊守。

“令旗当然有。”“那你为什么不带回来？”

直次听到这句话，勃然作色，厉声抱怨道：“这个首级是不是敌军大将的，不关我的事。这份美差是你们这群老头子的活儿，你们有空慢慢查吧！”

蜻蛉切 / 270

提到伤疤，家康晚年常说：“平八郎这个人不简单，他一生上战场五十七次，身上竟没负半点伤。”

平八郎也相当自信，认为自己不可能受什么伤。晚年，成为坐拥十万石领地的大名后，平八郎喜欢上了雕刻，一有空就摆弄着刻刀，东雕西琢地忙个不停。病故那一年，平八郎在雕刻时不小心切到了自己的小指，当时他说：“今年我大概要死了！”

石川数正 / 289

秀吉再也不敢说“灭了家康”这种杀气腾腾的大话了。现在，他提起家康，总是先左右顾盼一番，然后拿出一副安闲之态，由衷地赞美道：“真是古今之名将啊！”此刻家康俨然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

冈崎出奔 / 308

当了秀吉旗下大名的数正，反而没了能耐，权势、地位也大不如前，这令许多人感到意外。有人说：“石川伯者这种人只能在三河发发光，到了大地方连影子都快找不到啦！”

还有些好事者，故意在数正家门前写打油诗：“昔日家康旧笈帚，来京不值草芥钱！”以此讽刺、挖苦数正。

城乡物语 / 328

恣恣自家妹妹离异，已足以令人侧目，更何况秀吉是天下的霸主，竟有意将自己的同胞手足送到只是地方土霸王的家康那里做人质，岂不是自降身份？秀吉接着又说：“即使这样，家康还是不来的话，我附上大政所（秀吉的母亲）一起送过去。”

家康之死 / 346

“我若死了，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啊？”

秀忠一边用纸巾擦着汗，一边回答说：“我觉得天下可能会大乱！”

听了秀忠的回答，家康断定道：“不会的，天下不会乱的！”

家康为人谨慎，他早已将各大名封地的分配方法、姻亲关系、继承者的性格、能力及世人的反应等了解得一清二楚。此外，他还暗中做了不少安排，制定了各种保全措施。

三河性格

登上群山环绕的三河山^①，沿着山径走到尽头，便来到与世隔绝的松平乡。盛夏炙热的阳光让我终生难忘。

“这，就是德川一族的发祥地？”

想到这里，不禁觉得此处的一草一木也非同寻常。但这里毕竟深山狭路，仔细一看才发现竟然连一条像样的小溪都没有。缺水的地方无法耕种稻米。德川家族的祖先松平氏以稗子、小米为主食，平日在山中以砍柴谋生，因而个个生得彪悍。这让人想起建立中国元朝的是一支在北亚阿尔泰山麓游牧的民族。

话说某日，樵夫中出现一位头目将大家组编成士兵。此人正是家康八代前的祖先松平亲氏。亲氏原本四处流浪，后来装扮成化缘的僧人来到这樵夫成群的偏僻山间，自称“德阿弥”。

室町时代^②，净土宗门下的时宗^③十分盛行，其信徒都称为“阿弥”。

① 三河山：今爱知县东部境内。——译注

② 室町时代：指1336年—1573年，足利尊氏在京都的室町开设的幕府，故室町时代又称足利时代。——译注

③ 时宗：日本净土宗的一派，镰仓时代末期（1274年）由僧人一遍创立。主张“一心不乱”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即可往生极乐。——译注

他们口中念佛，以化缘为生，周游诸国，也不知道归宿何方。阿弥们通晓诸国的奇闻逸事、风俗人情，能言善道者若与当地长者投缘，还会住上两三个月。偶尔有流浪僧与房东妻子甜言蜜语，或与其女儿私通，当地乡民就很难疏忽了。

传说松平亲氏，即德阿弥就是这样一位流浪僧。

当他漂泊在三河一带时，与西三河酒井乡的土豪酒井一家以及山间里的土豪往来，勾搭上这两家的女人——她们分别产下一名男婴。自此，松平、酒井两家的小小势力就联合起来了。德阿弥从此定居松平乡，并使樵夫们归附自己。他煽动山中的百姓说：

“难道你们要困在深山中，靠稗子、小米拘束地过一辈子不成？”

山下村庄有稻米。德阿弥为了取得稻米的耕作地，不断率领他所联合的部队冒死攻打沿途的山寨和城池。直到第二代头目泰亲时，好不容易抢占了“中山七名”这一小片梯田，势力扩张到耕种稻米的地盘上。他们这种行动，有如北亚的游牧民族为了得到中原的农耕地，不时对长城发起攻势一样。

此后，直到家康时期，德川一族有时兴旺，有时衰落。但最终他们取得三河国十分之三的土地，当上了冈崎城^①城主。然而新兴势力毕竟不像大名^②，尽管德川家族已是三河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势力，但稍有疏忽或势力衰退，就可能被其他的土豪所取代。

冈崎区区五万石^③，
城里可以开进船。

至今，这短短两句歌谣仍为冈崎人所传诵。歌里吟诵的冈崎城是德川时代的模样，有着富丽堂皇的天守阁^④。不过，家康幼年时期所居住的冈

① 冈崎城：今爱知县中核市。——译注

② 大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译注

③ 石：体积单位，多用于计算谷物产量。——译注

④ 天守阁：城堡中央的高楼，瞭望楼。——译注

崎城自然没有天守阁，连箭楼与城门的屋顶都是用茅草苫盖成的。当地虽然出产石材，却没有石砌的城墙，而仅仅由一座用泥土垒起来、并种上结缕草的土垣围拢而成。城的西侧陡然凹陷，一条叫做矢作川的河流载着一江河水向南流去，水之要塞阻挡着西侧近邻尾张国^①的入侵。尾张的新兴大名正是织田氏。

“三河是我一跃而起之地。”

织田信秀（信长之父）常说。他曾数次举兵跨过边界矢作川，攻入三河。每逢此时，居住在草顶城墙内的三河冈崎武士不得不开回穿梭于矢作川流域的野地，奋力抵抗来自尾张的敌军。

“尾张军队的铠甲太过华丽！”

三河人议论纷纷。尾张是一望无垠的平野，自古灌溉技术发达，加上不断填海造田，此时已成为东海地方^②稻作的头等富饶之地。不仅如此，这里还商业兴旺，街道四通八达。在尾张人看来，隔壁的三河一大半都是山地，发展滞后，他们嘲笑道：“三河的猿猴比人多。”

但是，三河人性格质朴、吃苦耐劳、重义轻利的美德，绝非耍小聪明的尾张人所能比拟。连狗都数三河犬最忠诚，人就更是如此。若要三河的武士守城，那是无与伦比的坚强。他们一战到底，决不退缩。在当时就有“三个尾张兵敌不过一个三河兵”的说法。

哪怕尾张派大军攻入，三河冈崎人也常以少数兵力迎战，且能完好地保住城池。他们的防守能力天下无双。最终，这一小集体的品格成为德川家的作风，后来德川家统治了日本长达近三百年，因而对日本民族后天的性情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不得不让人称奇。

家康小时候的长相下巴宽、眼睛大，喜静，完全不像同龄孩童一样疯闹。他深得妇女们的怜爱。家康的冈崎众家臣，尤其是家臣们的妻子常常

① 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译注

② 东海地方：日本南部太平洋沿岸的统称，常指静冈、爱知、三重以及岐阜县的一部分。——译注

在手头空闲时流泪谈起这位少年的不幸身世：“世上再没有哪位孩童比我们的幼君更为可怜的了。”这样的感叹促使在乱世之中建立起的主仆关系，或者说是拥有共同情感的团体愈发地团结。家康三岁那年，生母於大由于一件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不得不离开冈崎松平家，从此母子生别。家康六岁时，作为人质被迫离开三河，流寓他国。而少年时期的命运则更具戏剧性。

将三河冈崎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正是这位少年的悲剧人生。三河人性格中的中世^①情结远比商业发达的尾张人浓厚许多。在冈崎城下飘落秋雨的黄昏时分，家臣们定会在各自家中含泪挂念：“幼君过得可好？”

可笑的是，家康六岁那年作为人质本应送到东邻的强国骏河^②今川家，却在途中遇劫，以好比青钱^③千贯的贱价卖给了西邻的织田家，悲剧至此只能说是滑稽了。

原来，家康所在的冈崎松平家只是半独立国，正是依仗拥有东邻远江及骏河两国疆土的今川家的武力做后盾，才得以抵御来自西邻尾张织田家的威胁。一旦尾张军队跨过矢作川入侵，冈崎松平家只要能守住城堡十日，定有骏河方面的应援大军赶来解救危急。为了巩固与今川家的从属关系，这才派出六岁的家康前往骏府。

他们沿陆路一路向东，在现今的蒲郡（当时的西郡）登船，横穿三河湾，中途在渥美半岛一个叫做田原的地方上岸。田原的城主户田氏，是与松平氏势力相当的豪族，家康的义母正是出身此豪族，故而有姻亲关系。田原的城主户田康光出来迎接家康，嘴上说着“甚好，甚好”，却暗中盘算把家康劫去卖给织田家。

户田氏的领地正是渥美半岛，所以拥有大船。家康一行拜访户田氏，正是要向户田氏借大船，经水路到骏府。

“好吧！我把船借给你们。”

户田康光让家康一行人上船，船出海后假装向东行驶，中途却忽然调

①中世：日本史上的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称为中世。织田信长建立政权（1568年）以后称为近世。——译注

②骏河：今静冈县。——译注

③青钱：1768年即明和五年首次发行的黄铜制宽永通宝。——译注

头往西，在尾张热田靠岸，并与织田信秀取得了联络。

“此乃天降喜事！”信秀大为欢喜，给了户田康光一笔钱后，收下家康作为人质。后来的《三河物语》作者大久保彦左卫门如是写道：“竹千代少爷（家康）六岁时作为人质来到骏府”，“以永乐钱^①千贯文买下”。彦左卫门所在的大久保家在德川（松平）家还是樵夫领头时就已跟随其后，世代忠诚，却在德川幕府时期受到冷遇。彦左卫门为此十分气愤，晚年时将一腔怒气写成了《三河物语》。他或许不满出卖年幼家康的户田康光一族后来跟随家康夺天下，由户田氏发出的三家（大垣、宇都宫、足利）竟皆成了大名，而自家却遭遇冷落。

家康在尾张一住就是两年。

同时，远在三河冈崎，家康的父亲广忠年仅二十四岁便突然死去，作为人质的家康虽不在本国，却当上了冈崎松平家的一家之主。

之后，由于尾张织田家与骏河今川家有交换人质的协议，于是家康又流落到东方，被骏府今川家换回。城主流离在外，三河冈崎城下的家臣们越发心痛他们的幼主，暗自叹息道：“可怜可怜。”

然而家臣们的处境也很悲惨。此时的今川家不再视松平家为同盟国，而将其作为自己的附属国。

“没有灭掉你们，已经算是客气了！”今川家以蛮横的态度代为“管理”了冈崎城，冈崎便成为今川家攻击尾张的第一要塞。骏府派来的今川武士坐上了代理城主之位。今川武士无疑就是进驻军，三河冈崎武士若路遇今川武士，不得不待其为贵人，让开道路，弓起身子行庶民与武士之礼。更让三河人感到窘困的是，今川家不再发放俸禄。

他们个个怨声载道：“今川家过于刻薄。”

有人发牢骚说：“今川家最起码应该把旧松平领地里，哪怕是山里的三百贯^②土地留给我等，我等冈崎人也能养活自己，不至于饿死。”人的残

① 永乐钱：中国明朝永乐帝于永乐九年（1411年）发行的铜钱永乐通宝，室町时期中期大量流入日本。——译注

② 贯：一贯等于二石。——译注

忍之处就在于此。人类群集，一旦某个集团势力强大，对待弱者冷酷与刻薄，就有如理所当然一般。有强大的骏河国做后盾，今川家城主及其家臣掠夺了旧松平领地的几乎所有租税，不曾给被保护者冈崎民众一粒稻米。冈崎人只得变回农夫，在仅有的土地上耕作粮食，勉强果腹。奇怪的是，三河人竟然逆来顺受，认为理所当然。

——骏河武士既然保护我们，拿走我们的粮食也无可奈何。谁让我们三河松平家的势力弱小呢？

弱势群体处事谨慎而谦恭，这在三河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平静地忍耐着，若换作做邻国尾张人，那肯定截然不同。商业这一改变了人类意识的神奇力量，在尾张的土地上兴风作浪。在此地，仅值一文钱的东西有时能魔术般地卖得百文。生活在如此世界里的人们，视对命运逆来顺受者为商场上的败兵。相反，他们相信自己，信奉事在人为，只是个人自信的程度有别罢了。像信长、秀吉就是典型代表。尾张人自信，倘若他们遭受了三河冈崎松平家家臣的待遇，定会纷纷逃亡邻国，投奔各处大名，另谋生路。

“三河的傻子。”尾张人嘲笑三河庄稼人。然而，三河国国风原本有别于尾张国，三河人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尾张人的轻松。

此时，支撑着三河冈崎人的正是“奋斗”精神，这在尾张人看来是愚蠢透顶的思想。“奋斗”，三河冈崎的第一长者鸟居伊贺（忠吉）不断鼓励年轻人。奋斗指的是在战场上拼命。

顺便提提“骏河武士（今川家）狡猾”之事。每逢他们与尾张织田家作战，定会派三河冈崎武士冲锋在前。前锋是战场的牺牲品，尽管如此，鸟居伊贺仍然坚信“三河人打不死”。

这就是尾张武士眼里的“三河傻子”。事实上，三河冈崎人在战场上十分拼命。某地战场惨不忍睹，有记载说：

“有名之冈崎人，甚至家臣，死伤过半。”

“三河傻子”上战场是得不到分文报酬的。虽听从今川家指挥、为今川家卖命，但是哪怕战死沙场、立了军功，也得不到今川家任何好处。对于这一切，三河冈崎人默然接受。

“既然我等的主君如今在今川家做人质，为他们卖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已成为推动时代发展之动力的乱世，竟还有如此淳朴的武士集团存在于发达的东海地方，这简直称得上是奇迹。

在尾张人眼里，这群怪人的理由实在不可理喻。

“奋斗”一词包含着三河人的愿望：“如此这般的今川家奋斗，今川人不久便会同情我等，信赖我等，进而归还尚处于被监管之中的竹千代（家康）。”他们希望感化今川人，博得同情。狡猾的骏河武士不会为此动摇，但是肩负保护年幼主君之命的三河武士，除了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实在别无他法。在他们心中，这种期待更像是信仰，不，事实上确实是信仰。三河一带盛行佛教，日常会话中不时出现念佛之词。人生即无明长夜，念佛正是这无明长夜中的灯盏。

“竹千代是我等在无明长夜中的灯盏。”

三河人常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竹千代好比是他们生存的意义。

竹千代却身在骏府。

他成长的点滴琐事流传到了三河冈崎城下。每逢消息传来，人们总会聚集在一起，流泪牵挂道：“主君定是仪表堂堂了吧。”

起初的消息多是关于竹千代聪明伶俐的，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优点日益显露。

“主君对部下十分照顾。”

“主君擅长打猎。”

“主君心怀慈悲。”

“主君虽年纪轻轻，却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大将之风。”

在日本，自古以来若想成为大将，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威武之气，二是关怀之心。若机智过人或英勇善战则最好不过，但也绝非不可或缺。只要辅佐者中有智慧与勇气之人，大将也能为我所用。

要说才智，家康少年时代在骏府度过，无事可做便多少积累了些学问。

不过用“学问”一词未免有些夸张。儒教在日本形成体系（朱子学）

并扎根下来是德川初期以后的事情。战乱时期，仅仅只是居住在京都、镰仓临济五山的禅僧勉强将其传承下来罢了。在偏僻地区，如尾张、三河附近，学问根本一文不值。首要原因在于身处兴亡无常局势之下的武将们根本没有闲暇钻研书中字句。织田信长不懂学问，但有一人极为例外，那就是越后国的上杉谦信，他的汉诗在当时堪称一流。

有传说提到尾张织田家出身的武将前田利家，在丰臣时代末期听了一位当过僧侣的学者——藤原惺窝讲解《论语》。利家感叹道：“世上竟有如此好书！”他四处说服其他诸侯来听《论语》讲解。他劝加藤清正说：

“虎之助，你何不也来听惺窝讲解《论语》？”在惺窝看来，并非要在战国中幸存下来的粗俗实力派劝说学问，只是将《论语》中有益的处世良训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像前田利家之辈到了晚年才终于听说了《论语》一书的存在，家康少时在骏府接触到的学问深浅便可想而知。

骏府虽同为东海地方的国都，但与三河的冈崎、尾张的清洲相比，文化水准要高出许多。

今川家为足利家世代的守护大名^①，是日本国内的头等望族，京都文化很早就 在骏府城下扎根。家督今川义元之所以成为武将中罕见的朝廷^②文化的狂热崇拜者，也是受家风熏陶。再则，义元修建的禅宗大寺院临济寺位于城外安东村，这标志着骏府城成为东海地方禅文化的中心。临济寺的住持脑袋硕大，法号“太原雪斋”。

雪斋不仅精通学问，擅长各种技艺，还能身披战袍现身战场，代替今川义元发号施令。他曾率骏河军屡败敌人。

雪斋虽已出家，但论出家前的关系却是今川义元的叔父。自幼出家是这位军事兼外交天才的一大不幸。他见到侄子义元行为慢条斯理，便说：

“主公，应该这样做。”

^① 守护大名：指被幕府封为守护职的地方武士团首领。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大多数守护大名没落了，被新兴的战国大名所取代。——译注

^② 朝廷：日语原文为“公家”（KUGE），原指天皇或朝廷。镰仓时代以后，以武力为朝廷效劳的幕府被称为武家，与此相对，在朝廷奉职的一般贵族被称为公家。——译注

起初他只是插嘴作战计划，后来则代为指挥作战。平日里依然在城外安东村的临济寺法堂讲禅。

传说家康还被唤作乳名竹千代时，曾跟随临济寺雪斋学习。可不幸的事实却是竹千代并未受过如此优待。

身为三河冈崎新兴大名的家康，与其说他与今川家族的身份不同，倒不如说在人种上两者就相差甚远。例如人们称呼今川义元为“主公”，这是对足利幕府的正规大名即“守护”^①才使用的尊称；而同为大名，被看做是“一步登天”、依靠实力自封大名的松平家，即便回到本国领地三河，人们也只用“老爷”一词称呼他。三河城主被称为老爷，而非殿下。尾张的织田家也是类似的新兴大名。与三河和尾张不同，对拥有骏河、远江两国的守护大名今川家，无论武士或家臣或百姓，心中都充满崇敬。雪斋既是正式受封的禅师，也是今川一族的代表人物，他高贵的出身绝非竹千代可高攀。竹千代在今川家时，被今川家人唤作“三河的小子”。

今川家的家臣孕石主人曾训斥过竹千代。竹千代放老鹰捕捉小鸟，捉到的鸟儿常常落入孕石的院内，竹千代为了捡拾鸟儿进入他的院子，却总遭到孕石的嫌弃。终于有一次他说：

“三河的小子，老夫对你忍无可忍。”

家康并未忘记他当时那副嘴脸，地位逆转后报了仇雪了恨。这样看来，受到冷遇的冈崎人质师从雪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家康无非是常去雪斋的临济寺听听讲学罢了。要说学问，不过是临摹三体千字文字帖。家康一辈子从未像上杉谦信那样信手拈来即成小诗，更不会附庸风雅、吟风弄月。

在临济寺宽敞的院内，竹千代偶尔会路遇雪斋。在痛斥他的骏河人中，雪斋是鲜有的慈祥温和者。

“啊，这不是三河君么？”

即使对待尚未行过冠礼的孩童，雪斋也用尊称。

“近来可好？”雪斋总是主动问候家康。

^①守护：镰仓、室町幕府的官职名称。室町后期称为守护大名。——译注

有一次，竹千代独自坐在砖石铺就的讲堂里习字，正巧雪斋进来。

“练得如何？”

他看了看，又握着竹千代的小手，一笔一画地教他运笔。雪斋的书法自成一体，仿佛剑道的锐利中藏着丰润。但少年竹千代却不以为然，他觉得雪斋的书法仿佛走卒的朝天胡须一般歪歪斜斜，比千字文字帖上的逊色许多。竹千代的性格到底是偏好字帖一类。

“你喜爱模仿？”骏河人说学习是模仿，意指看着字帖临摹。

“是的，喜爱。”

“甚好，所谓智慧就如同临摹千字文一样，是效仿他人长处，积累而成的。”

家康的视线回到纸上，疑惑地看着雪斋写下的文字，仿佛在说“雪斋大人的书法和字帖上的不一样”。雪斋察觉出家康的心思，笑出声来：

“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自然例外。过了六十岁，只要不是给世人带来麻烦之事，诸如书法一类，有自己的个性也无妨。只是年轻时万万不可。”

——模仿。

世人将独创、创意、机智视为智慧，可这样的智慧犹如刀刃般危险，不久就会使人傲慢而害了自己。不，任性的智慧——尤其在战时——无论作战何等勇猛、战法何等高明，路数无外乎两三类，形成习惯后则难以改变。不论何时开战，战法都一成不变。敌人一旦熟悉了，定能反败为胜。结果是连赢三仗，最后却惨败，自取了灭亡。

“若走到那一步……”老师雪斋说道。

“领会了学习要领的人，总会模仿古今东西的优秀事例，绝不会陷入致命的坏习惯中。这需要拥有一双能识别好歹的慧眼。眼里只要有自我，就会执著地追求学问。只有彻悟了自己的才智是不值一提的，更多的智慧才能无限地为我吸收。之后，只是在其中挑选最优的罢了。”

年幼的竹千代认为这番话过于狡猾，心想：果真如此么？

“老师打仗时所用的战法，是否也是模仿他人而来的？”家康问道。

雪斋有些为难，压低声音说：“我，略有不同。”他解释说自己是百